北疆少数民族小学生口语产出能力研究\*[[1]](#footnote-0)

张亚萍，王 玮

# 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摘要 口语产出是考察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维度，目前对北疆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的口语产出差异的研究侧重于某一测量指标。为了更全面的探究他们之间口语产出能力的差异，本文以汉族五年级学生的口语语料为基准，选用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指标，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对汉族和北疆少数民族五年级学生口语产出之间的差异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流利度方面，北疆少数民族和汉族五年级学生的口语产出均处于流利状态。（2）在准确度方面，二者在词汇准确度和声调准确度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3）在复杂度方面，二者在句子单元中的词语个数、小句个数、字数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希望该研究成果对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口语教学有一些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口语产出；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

**一 引言**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我国发展大局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国民具备普通话的沟通能力和较高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国家语委，2017）。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普通话的普及，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我国普通话推广普及的“短板”[1]。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通话学习和教学中，口语是重要内容之一，早在1992年由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崔峦，2000）中就已指出听话、说话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2]。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儿童而言，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属于第二语言学习，口语产出水平是衡量第二语言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5]。因此，新疆少数民族五年级儿童口语产出现状如何值得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新疆推普工作成效，同时服务于语文教学。

1.1 口语产出的构成要素

口语产出一般由流利度（fluency）、准确度（accuracy）、复杂度（complexity）三个方面来构成[5][8]。特别是Skehan（1999）提出应该将这三项指标作为一个整体看待[7]，国内研究多使用其中一项或多项指标来考察学习者口语能力[11][9][10]。

对于流利度，过去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5]。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观点逐渐趋于一致，张文忠（1999）认为流利度和流畅、连贯、可接受性有密切的关系[13]。Gass，S & Selinker（2001）认为流利度是指快速、流畅、清楚、高效率的思想表达或交际企图。可见，在这些观点中，流畅性非常关键。本研究结合这两种观点，将流利度的可操作性定义理解为：在口语产出过程中，没有出现让母语者不可接受的停顿、重复、沉默、犹豫等情况。

对于准确度和复杂度的争议比较小。准确度是指产出的中介语接近目标语标准形式的程度（Wolfe-Quintero et al，1998），有研究考查学习者语法或词汇使用的准确程度（李茶，2015）。复杂度是指二语结构和词汇的多样及复杂程度（Skehan，1998），包括语法复杂度和词汇复杂度（Bulte & Housen，2012）。

1.2 口语产出目前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口语能力的测量主要集中在留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对比[9][12][13][14][7]，具体表现为：（一）探讨流利性和口语能力的关系和发展[15][16][17][18][19]；(二)复杂度对口语产出的影响[20][21][22]；（三）评估儿童口语句法结构关系和儿童语言能力[23][24][25]；（四）依据儿童语料库的构建考察儿童的口语能力[26][27]。从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个方面对五年级的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口语产出能力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个方面，探讨五年级的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口语产出能力。

**二 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指标**

参照最近10年来公开发表的对口语产出的测定指标[6][8]，本研究根据自身特点和新疆少数民族儿童实情，设定了表1所示的可操作性测定指标，从三个层面来考察口与产出质量。

**表1 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相关指标**

|  |  |
| --- | --- |
| **总指标** | **区别特征** |
| 流利度 | 重复口语词无声停顿频率无声停顿时长充实停顿频率 |
| 复杂度 | 句法复杂度 | AS-units词语个数AS-units句子个数文本总字数句法等级 |
| 词汇复杂度 | 词汇多样性形符比词汇等级 |
| 准确度 | 语音准确度 | 声调错误量声母错误量韵母错误量 |
| 词汇准确度 | 词汇错误量 |
| 句法准确度 | 句法错误量 |

**三 研究设计**

3.1 语料

本文语料主要选自新疆儿童口语语料库[29]，该语料采集过程为：首先让他们看3分50秒的小羊肖恩视频，思考时间最多为1分钟；其次让他们复述视频内容，思考时间最多为1分钟；最后让他们复述视频内容，进行文本转写和数据分析。

该语料采集方式分为两种：一种为线下采集，在新疆伊宁县吉里于孜镇吉里于孜村的一间安静办公室进行，使用科大讯飞SR101录音笔录音，单声道录音、音频保存格式为wav、采样率22050Hz、量化精度16位、信噪比60dB左右；一种为线上采集，通过腾讯会议APP播放动画片并与小朋友互动，使用手机录音，单声道录音、音频保存格式为m4a、采样率16000Hz、量化精度16位、信噪比70dB左右。

3.2 被试

选择口语库中所有的41位五年级北疆少数民族儿童，其中24位女生，17位男生。同时也选择了口语库中所有五年级汉族儿童18位作为对照，其中11名女生，7名男生。上述59位被试年龄均在11至12岁，均自愿参与语料库录制，了解录音目的和过程，录音完成后赠予小礼物。

3.3 标注

所有59位被试语料先转写为电子文本。基于文本，从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三个维度对语料进行了手工标注。

在流利度上，

流利度测量指标包括重复口语词、无声停顿频率、无声停顿时长和充实停顿频率。在标注重复口语词时，统计了在一个句子中至少同时两次重复出现词汇的个数。在标注无声停顿频率时，对达到或者超过0.2秒时间没有声音的停顿次数进行统计。在标注无声停顿时长时，统计了对达到或者超过0.2秒的时间没有声音的时间长度。在统计充实停顿频率时，统计了“嗯、啊”这类无意义词出现的次数。

在复杂度上，

复杂度包括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在词汇复杂度上，对句子进行了人工分词，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修订本）为依据标注所有词汇的难度等级[30]，由简及难共有甲级、乙级、丙级、丁级和超纲五个水平；在句法复杂度中，句法等级的因变量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等级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31]：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九级。

在准确度上，

通过统计声母、韵母、声调错误的个数来标注语音准确度；通过统计在一个AS-units内没有出现错误的词汇的数量来标注词汇准确度；以《现代汉语》为依据，对句子的句法进行测算来标注句法准确度[32](P7-25)。

3.4 参数测量

在流利度方面：（1）重复口语词：在一个句子中至少同时两次重复出现词汇的个数。例如：“这个、这个”、“它、它”等词重复出现的次数。（2）无声停顿频率：发音时间内达到或者超过0.2秒没有声音的停顿次数[9]。（3）无声停顿时长：指发音时间内达到或者超过0.2秒的没有声音的时间长度[9]。（4）充实停顿频率：“嗯、啊”这类无意义词出现的次数。

在复杂度方面：（1）句法复杂度，主要包括：①AS-units词语个数[6]：在一个句子单元中，词语出现的数量。②AS-units小句个数：在一个句子单元中，句子出现的数量。③字数：每一个语篇内出现的总字数。④句法等级：符合一级到九级句法等级的句子个数。（2）词汇复杂度，主要包括：①词汇多样性：在一个AS-units内，出现次数小于两次的词语数量。②形符比：在一个AS-units内，出现次数小于两次的词语和词语总量的比率[8]。③词汇等级：符合从甲级到超纲词汇分布的词汇数量[30]。

在准确度方面：（1）语音准确度指在一个AS-units内，声母、韵母、声调都没有错误的数量；（2）词汇准确度指在一个AS-units内，出现错误的词汇的数量；（3）句法准确度指在AS-units内，没有出现不符合句法的句子数量。

为了更好的测量相关指标对五年级不同族别学生的口语产出差异，对选用的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项总指标进行了细化分类。其中流利度指标细化为四小类：（1）重复口语词；（2）无声停顿频率；（3）无声停顿时长；（4）充实停顿频率。复杂度指标分为两类：（1）句法复杂度；（2）词汇复杂度。其中，句法复杂度主要包括：①AS-units词语个数；②AS-units句子个数；③文本总字数；④句法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词汇复杂度主要包括：①词汇多样性；②形符比；③词汇等级（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2001）[31]，主要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丁级、超纲词五类。准确度的测量指标分为三类：（1）语音准确度；（2）词汇准确度；（3）句法准确度。

**四 实验结果**

4.1 流利度

**表2 流利度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族别 | 重复口语词（Std） | 无声停顿频率（Std） | 无声停顿时（Std） | 充实停顿频率（Std） |
| 汉族 | 5.78（7.955） | 0.06（0.229） | 0.02（0.097） | 2.67（2.708） |
| 北疆少数民族 | 5.12（7.559） | 0.17（0.580） | 0.04（0.151） | 1.07（2.806） |

表2单因素ANOVA检验显示，不同族别在流利度指标方面主效应均不显著（F(1，57)=.088，p>.05；F(1，57)=.641，p>.05；F(1，57)=.205，p>.05；F(1，57)=3.981，p>.05）。汉族和北疆少数民族学生都使用了大量的重复口语词，汉族学生使用量高。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声输出和沉默；在充实停顿频率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意义自我修复。

4.2 复杂度

4.2.1 句法复杂度

**表3 句法复杂度相关指标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族别 | AS-units词语个数（Std） | AS-units小句个数（Std） | 总字数（Std） |
| 汉族 | 292.71（101.13） | 32.11（13.38） | 403.22（168.83） |
| 北疆少数民族 | 156.90（150.53） | 18.93（18.89） | 208.85（211.20） |

表3单因素ANOVA检验可知：不同族别在句法复杂度指标方面主效应均显著（F（1，57）=10.134，p<.05；F（1，57）=6.946，p<.05；F（1，57）=11.508，p<.05）。汉族学生使用词语和句子的个数多于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在文本总字数指标方面，汉族五年级学生口语产出的字数明显多于北疆少数民族学生（p<.001）。

**表4 句法等级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族别 | 一级（Std） | 二级（Std） | 三级（Std） | 四级（Std） | 五级（Std） | 六级（Std） | 七-九级（Std） |
| 汉族 | 28.72（12.83） | 0（0） | 3.06（2.39） | 0.11（0.31） | 0.11（0.46） | 0.11（0.31） | 0（0） |
| 北疆少数民族 | 16.41（17.32） | 0.20（0.45） | 1.78（2.23） | 0.27（0.59） | 0.07（0.26） | 0.05（0.22） | 0.10（0.30） |

 表4表明：在一级句法等级中，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口语产出有差异（F（1，57）=7.074，p<.05），北疆少数民族学生明显低于汉族学生（p<.05）。在二级到九级等级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F（1，57）=3.217，p>.05；F（1，57）=3.789，p>.05；F（1，57）=1.113，p>.05；F（1，57）=.156，p>.05；F（1，57） =.753，p>.05；F（1，57）=1.880，p>.05）。

4.2.2 词汇复杂度

**表5 词汇多样性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族别 | 词汇多样性（Std） | 形符比（Std） |
| 汉族 | 35.56（0.06） | 0.14（0.06） |
| 北疆少数民族 | 17.22（8.13） | 0.26（0.20） |

表5单因素ANOVA检验结果显示：族别水平主效应差异均显著（F(1，57)=37.937，p<.001，F(1，57)=5.532，p<.05）。汉族学生和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在词汇多样性方面有极显著的差异（p<.05），汉族学生使用的词汇量明显高于北疆少数民族学生（p<.001）；在形符比方面，汉族学生和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差异显著（p<.05）。

**表6 词汇等级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族别 | 甲（Std） | 乙（Std） | 丙（Std） | 丁（Std） | 超纲（Std） |
| 汉族 | 237.67（87.56） | 28.56（13.36） | 6.06（3.17） | 2.67（1.67） | 9.67（6.88） |
| 北疆少数民族 | 140.71（128.63） | 14.00（18.01） | 1.90（2.46） | 0.80（0.88） | 1.85（4.09） |

表6单因素检验分析可知：族别主效应显著（F（1，57）=.000，p<.001；F（1，57）=.004，p<.05；F（1，57）=.000，p<.001；F（1，57）=.001，p<.05；F（1，57）=.000，p<.001）。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甲级、丙级、超纲词汇方面差异极为显著（p<.001），在乙级、丁级词汇方面差异显著（p<.05），北疆少数民族学生使用词汇量均低于汉族学生。

4.3 准确度

4.3.1 语音准确度

**表7 语音准确度的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 |
| 族别 | 声调错误量（Std） | 声母错误量（Std） | 韵母错误量（Std） |
| 汉族 | 0（0） | 0（0） | 0.06（0.23） |
| 北疆少数民族 | 2.12（3.05） | 0.10（0.30） | 0.12（0.40） |

表7单因素检验分析显示：不同族别的声调准确度主效应显著（F（1，57）=8.395，p<.05），声母准确度、韵母准确度效应均不显著；F（1，57）=1.880，p>.05；F（1，57）=.429，p>.05）。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声调，语音准确度整体低于汉族学生（p<.05）。

4.3.2 词汇准确度和句法准确度

表8 词汇准确度和句法准确度统计结果

|  |  |  |
| --- | --- | --- |
| 族别 | AS-units词汇错误量（Std） | AS-units句法错误量（Std） |
| 汉族 | 0.04（0.60） | 1.28（1.48） |
| 北疆少数民族 | 1.98（3.17） | 3.12（4.00） |

表8显示：不同族别在AS-units词汇错误量方面主效应不显著，在AS-units句法错误量方面主效应显著（F（1，57）=3.545，p>.05；F（1，57）=4.282，p<.05）。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在词汇的输出过程中接近汉族学生水平。在AS-units句法错误量方面，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句法准确度低于汉族学生（p<.05）。

**五 讨论**

通过对上述结果的分析，研究发现口语产出能力在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下面进行分别讨论。

5.1口语产出在流利度方面的影响

根据Robinson（2007）提出的认知假设理论，两组被试对话题的阐述会有所不同，话题一的流利度要低于话题二。分析本实验的结果发现，两组被试的重复口语词、无声停顿频率、无声停顿时长、充实停顿频率受到流利度的影响均不大，二者流利度的口语产出水平均没有显著差异。这和陈默（2012）提出的言语加工策略差异性结果也是不一样[16]。她认为汉语母语者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言语加工策略，一次至少可以加工6-8个音节；而非汉语母语者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加工策略，一次可以加工2-4个音节，这种差异是因为言语知识通达的自动化程度决定的。但本实验的少数民族学生受到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从三年级开始上课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来学习普通话，这对于五年级的少数民族学生产出普通话提供了有利的学习环境，更有利于语言的产出，即本实验结果发现二者的产出没有差异。但在产出时会增加重构、监控和自我修正的产出[5][12]，会通过使用“不是不是”，“不对不对”等话语进行修正，以求能够更得体的表达语言。汉族学生没有出现这一情况。

5.2口语产出在复杂度方面的影响

句法复杂度中，汉族学生的AS-units词语个数、AS-units小句个数以及总字数表现均明显好于北疆少数民族学生，这一实验结果和陈默（2015）[9]中级水平的美国留学生在AS-units词语和小句个数明显接近汉语母语者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原因或许是因为陈默选取的被试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年龄均在22-35岁之间，而本文的被试均来自北疆地区斯拉木于孜小学，年龄均在11-12岁之间，语言水平和年龄的差异对实验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表明汉语学习受到年龄和语言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实验过程中，被试所积累的句子、词汇等本身具有的难度也会对口语复杂度产生阻碍，比较符合陈默（2015）[9]一个结构上复杂的句子或者一个难度更高的词汇在被产出时，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这一观点。汉族学生在进行产出时，因为自身积累的词汇和句子较复杂，所以在产出时，也会使用一些较为复杂的表达方式。

词汇复杂度中，词汇多样性、形符比以及词汇等级均有差异，均为达到汉语母语者水平，且词汇多集中在甲级和乙级方面。这一实验结果和陈默（2015）[9]观点一致。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产出时会受到平衡效应假说[7]的影响，人类大脑加工能力以及人类的注意能力是有限的，想要产出多样的词汇，就会有意识的调动大脑关于词汇的注意资源，因此，口语产出时，词汇复杂度会出现不同。

5.3口语产出在准确度方面的影响

语音准确度和句法准确度受到族别的影响较为显著，声调没有达到母语者水平。这一结果与陈默（2015）[9]结果一致。但是北疆少数民族学生在产出声调和声母时，会出现一些声调和声母无法确认的情况，汉族学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李茶、隋铭才（2017）[10]提出的口语CAF理论指出：复杂度和准确度的发展会牺牲流利度，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复杂度和准确度的提升可能不再以牺牲流利度为前提。本实验结果表明准确度的发展没有以牺牲流利度为前提，本文中，流利度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词汇准确度差异不显著，接近于汉语母语者水平。这一结果和陈默（2015）[9]词汇的使用很难达到汉语母语者水平。这说明不同的研究设计、统计方法和测量指标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同。

**六 结论**

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这三项指标对口语产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流利度方面：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口语产出能力都接近汉族学生水平；在准确度方面：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声母错误量、韵母错误量、句法错误量接近汉族学生的水平，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声调错误量和词汇错误量远高于汉族学生。在复杂度方面：二到九级句法等级分指标接近汉族学生的水平。而AS-units词语个数、AS-units小句个数、文本总字数、词汇多样性、形符比、词汇等级指标整体上达不到汉族学生的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为北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口语教学提供一些建议：（1）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多增加声调方面的口语产出训练，提高学生的声调准确率。（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多元的词汇，拓展学生的词汇量。（3）教师可以侧重纠正学生重复叙述某一事物的习惯，减少无效的言语输出。（4）建议教师能够从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三个方面有所侧重的进行教学，尤其是词汇复杂度和声调准确度方面的教学。

参考文献

[1] 田学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J].中国少数民族教育，2021(11):4-6.

[2] 崔峦.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2000，29(04):79-83.

[3] Tan Jin&Barlay Mak.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scoring L2 Chinese speaking performance: How do they work?. Language Testing，2013，30(1) ：23-47.

[4] Skehan，peter. Modelling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Integrating Complexity，Accuracy，Fluency，and Lexis. Applied Linguistics，2009，30：510-532.

[5] Lennon，P.Investigating fluency in EFL:A quantitative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1990，40：387-417.

[6] Ellis，Rod.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task planning on the fluency，complexity and accuracy in second language oral production. Applied Linguistics，2009，30(4)：12-18.

[7] Skehan，peter & Pauline Foster.The influence of task structure and processing conditions on narrative retellings. Language Learning，1999，49(1)：93-120.

[8] Yuan，Fangyuan & Rod Ellis. The effects of pre-task planning and on-line planning on fluency ，complexity and accuracy in L2 monologic oral production. Applied linguistics，2003，24(1)：1-27.

[9] 陈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自然口语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3)：1-10.

[10] 李茶、隋铭才.基于复杂理论的英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发展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3)：392-404.

[11] 谭利思.不同口语任务、不同准备条件对口语流利度、准确度和复杂度的影响[J].南宁财经大学学报，2006，(6)：101-104.

[12] 张春花、陈默.韩国母语者汉语口语流利度研究[J].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16，(1)：135-143.

[13] 张文忠.国外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研究现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41-48.

[14] 李睿.国外认知口语流利性研究成果分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5)：43-46.

[15] 郭修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量化指标[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91-94.

[16] 陈默.美国留学生汉语口语产出的流利性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2)：17-24.

[17] 张文忠、吴旭东.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发展定量研究[J].现代外语，2001，(4)：341-351.

[18] 韦朝晖.国外影响第二语言言语流利性的因素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2002，(5):18-21.

[19] 孔文、方洁.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考试，2019，(5)：9-14.

[20] 柴省三、马庆.韩国汉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与口语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1，(4)：70-78.

 [21] 韩笑、冯丽萍.汉语口语句法复杂度发展测评中基准型指标的应用方法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7，(4):542-559.

[22] 李侑璟.韩语母语者汉语自发性言语产出的复杂度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16.

[23] 黄宪妹、张璟光.关于三至六岁儿童口语句法结构发展的调查[J].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134-139.

[24] 黄文桥.汉语儿童语言能力评估的系统评价[J].语言战略研究，2020，(4)：83-91.

1. 马连欣.中级汉语学习者口语产出能力发展的微变化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0.

[26] 周兢.汉语儿童语言发展阶段新说[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58-64.

[27] 周兢、张义宾.基于汉语儿童语料库构建的儿童语言发展测评系统[J].学前教育学报，2020，(6)：72-84.

1. 陈莹.语音产出的实验研究方法[J].外语研究，2021，(5)：6-11.

[29] 王莹莹、王玮.儿童口语语料库文本设计[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

[30]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S].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S].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

[32]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M].第6版免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张亚萍（1998-），女（汉族），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音习得研究。Email：zyp13525096173@163.com;

王玮（1982-），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音语料库设计、语音习得研究。Email:wangwei\_xinjiang@126.com

**A study on the oral output ability of fifth-grade minority pupils in Northern Xinjiang**

ZHANG Ya-ping WANG We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llege Xinjiang University,Urumchi 830046，China)

Abstract: Oral output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examine oral expression abilit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of oral output between minority and Han fifth grade students focuses on a certain measurement index.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 differences in oral output ability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takes the oral corpus of Grade five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as the benchmark， selects the indexes of fluency，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and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e five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and minority nationalit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s of fluency， the oral language output of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nationality is in a fluent state. (2) In terms of accurac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ocabulary and tone. (3) In terms of complexity， the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the terms of words，the number of words in sentence unit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have some guidance for the teaching of oral language to minority students in northern Xinjiang.

Key words: Oral output;fluency;complexity;accuracy

1. \* [基金项目]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20BYY129）；2021年新疆大学科研启动项目（BS202101）；2022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留学生汉语口音感知差异探究（XJ2022G032） [↑](#footnote-ref-0)